

明  
史

九二



明史卷三百三十

列傳第二百一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西域二

西番諸衛

西寧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諸衛

安定衛

阿端衛

曲先衛

赤斤蒙古衛

沙州衛

罕東衛

罕東左衛

哈梅里

西番卽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

是其散處河湟洮岷間者爲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段熲唐哥舒翰宋王韶之所經營皆此地也元封駙馬章古爲寧濮郡王鎮西寧於河州設吐蕃宣慰司以洮岷黎雅諸州隸之統治番衆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卽遣官齎詔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明年五月吐蕃宣慰使司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敕來上會鄧愈克河州遂詣軍前降其鎮西武靖王卜納剌亦以吐蕃諸部來納款冬鎖南普等入朝貢馬及方物帝喜賜襲衣四年正月設河州衛命爲指揮同知予世襲知院朶兒只汪家奴並爲

指揮僉事設千戶所八百戶所七皆命其酋長爲之卜  
納刺等亦至京師爲靖南衛指揮同知其儕桑加朶兒  
只爲高昌衛指揮同知皆帶刀侍衛自是番酋日至尋  
以降人馬梅汪瓦兒並爲河州衛指揮僉事又遣西寧  
州同知李喃哥等招撫其酋長至者亦悉授官乃改西  
寧州爲衛以喃哥爲指揮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馬  
至漸多而其所用之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後馬至者  
少患之八年五月命中官趙成齋羅綺綾絹井巴茶往  
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  
感悅相率詣闕謝恩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

馬來市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麟七站之地命征西將軍沐英等討之又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等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帝報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已文忠等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帝降敕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人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秋

鎖南普及鎮撫劉溫各攜家屬來朝論中書省臣曰鎖南普及歸附以來信義甚堅前遣使烏斯藏遠涉萬里及歸所言皆稱朕意今以家屬來朝宜加禮待乃賜米麥各三十石劉溫三之一英等進擊番寇大破之盡禽其魁俘斬數萬人獲馬牛羊數十萬自是羣番震懼不敢爲寇十六年青海酋長史刺巴等七人來歸賜文綺寶鈔時岷州亦設衛番人歲以馬易茶馬曰蕃息二十五年又命中官而聶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以敕諭之爭出馬以獻得萬三百餘匹給茶三十餘萬觔命以馬畀河南山東陝西騎士帝以諸衛將士有擅索番人馬

者遣官齎金銅信符敕諭往賜涼州甘州肅州永昌山丹臨洮鞏昌西寧洮州河州岷州諸番族諭之曰往者朝廷有所需必酬以茶貨未許私徵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俾爾等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頒給遇有徵發必比對相符始行否則僞械至京罪之自是需求遂絕初西寧番僧三刺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建佛刹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至是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曰瞿曇寺立西寧僧綱司以三刺爲都綱司又立河州番漢二僧綱司並以番僧爲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嘉名且賜敕護

持番僧來者日衆永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刺  
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天佛子者悉  
給以印誥許之世襲且令歲一朝貢由是諸僧及諸衛  
土官輻輳京師其他族種如西寧十三族岷州十八族  
洮州十八族之屬大者數千人少者數百亦許歲一奉  
貢優以宴賚西番之勢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  
寡宣德元年以協討安定曲先功加國師吒思巴領占  
等五人爲大國師給誥命銀印秩正四品加刺麻著星  
等六人爲禪師給敕命銀印秩正六品正統五年敕陝  
西鎮守都督鄭銘都御史陳鑑曰得奏言河州番民領



占等先因避罪逃居結河里招集徒黨占耕土田不注籍納賦又藏匿逃亡剽劫行旅欲發兵討之朕念番性頑梗且所犯在赦前若遽加師旅恐累及無辜宜使人撫諭令散遣徒黨還所掠牛羊兵卽勿進否則加兵未晚爾等其審之番人果輸服七年再敕銘及都御史王翱等曰得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永奏往歲阿爾官等六族三千餘人列營歸德城下聲言交易後乃鈔掠屯軍大肆焚戮而著亦匝族番人屢於煖泉亭諸處潛爲寇盜指揮張瑀禽獲二人止責償所盜馬縱之使去論法瑀及永皆當究治今姑令戴罪爾等卽遣官偕三司堂

上親詣其寨曉以利害令還歸所掠許其自新不悛則進討蓋馭戎之道撫綏爲先撫之不從然後用兵爾等宜體此意番人亦輸服成化三年陝西副使鄭安言進貢番僧自烏斯藏來者不過三之一餘皆洮岷寺僧詭名冒貢進一羸馬輒獲厚直得所賜幣帛製爲戰袍以拒官軍本以羈縻之而益致寇掠是虛國帑而齎盜糧也章下吏部會廷臣議請行陝西文武諸臣計定貢期人數及存留起送之額以聞報可已而奏上諸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徑赴洮岷遂著爲例明年冬洮州番寇擁衆掠鐵城後川二寨指揮張翰等率兵禦

之敗去獲所掠人口以歸五年巡按江孟綸言岷州番寇縱橫村堡爲虛頃令指揮后泰與其弟通泰反覆開示生番忍藏占藏等三十餘族酋長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二十四族酋長九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且還被掠人畜願供徭賦殺牛告天誓不再犯已令副使李玘從宜賞勞宣示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熟番綠園一族怙惡不服兵部言番性無常朝撫夕叛未可弛備請諭邊臣向化者加意撫綏犯順者克期勦滅帝納其言八年禮官言洮岷諸衛送各族番人赴京多至四千二百餘人應賞綵幣人二表裏帛如之鈔二十九

萬八千有奇馬直尚在其外考正統天順間各番貢使  
不過三五百人成化初因洮岷諸處濫以熟番作生番  
冒送已定例生番三年一貢大族四五人小族一二人  
赴京餘悉遣還成化六年副使鄧本瑞妄自招徠又復  
冒送臣部已重申約束今副使吳玘等不能嚴飭武備  
專事通番以紓近患乞降敕切責務遵前令帝亦如其  
言西寧卽古湟中其西四百里有青海又曰西海水草  
豐美番人環居之專務畜牧日益繁滋素號樂土正德  
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剌阿爾禿廝獲罪其主擁衆西奔  
瞰知青海饒富襲而據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遠

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爲所役屬自是甘肅西寧始有  
海寇之患九年總制彭澤集諸道軍將擣其巢寇訶知  
之由河州渡黃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烏斯藏  
及大軍引還則仍返海上惟阿爾禿廝遁去嘉靖二年  
尚書金獻民西征議遣官招撫許爲藩臣如先朝設安  
定曲先諸衛故事兵部行總制楊一清計度一清意在  
征討言寇精騎不過二三千餘皆脇從番人然怨之入  
骨時欲報讐可用爲間諜大舉勦絕議未定王憲王瓊  
相繼來代皆以兵寡餉詘議竟不行八年洮岷諸番數  
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樞臣李承勲言番爲海寇所侵

日益內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後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而內地虛耗兩者相去遠矣乞廣先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置方畧悉聽瓊便宜從事瓊乃集衆議且勦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遊擊彭械分布土馬明年二月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刺卽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刺卽諸族震懼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族乃班師自

是洮岷獲寧而西寧仍苦寇患十一年甘肅巡撫趙載等言亦不刺據海上已二十餘年其黨卜兒孩獨傾心向化求帖木哥等屬番來納款宜因而撫之或俾之納馬或令其遺質或授官給印建立衛所爲我藩籬於計爲便疏甫上會河套酋吉囊引衆西掠大破亦不刺營收其部落大半而去惟卜兒孩一枝斂衆自保由是西寧亦獲休息而納款之議竟寢及唐龍爲總制寇南掠松潘龍慮其回巢與諸番及他部勾結爲患奏行甘肅守臣繕兵積粟爲殄滅計及龍去事亦不行二十年正月卜兒孩獻金牌良馬求款兵部言寇果輸誠通貢誠

西陲大利乃止獻馬及金牌未有如往歲遣子入侍會長入朝之請未可遽許宜令督撫臣偵察情實並條制馭之策以聞報可會寇勢漸衰番人亦漸復業其議復寢二十四年設岷州隸鞏昌府岷西臨極邊番漢雜處洪武時改土番十六族爲十六里設衛治之俾稍供徭役自設州之後徵發繁重人日困敝且番人戀世官而流官又不樂居遙寄治他所越十餘年督撫合疏言不便乃設衛如故時北部俺答猖獗歲掠宣大諸鎮又羨青海富饒三十八年攜子賓兔丙兔等數萬衆襲據其地卜兒孩竄走遂縱掠諸番已引去留賓兔據松山丙



免據青海西寧亦被其患隆慶中俺答受封順義王修貢惟謹二子亦斂戢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爲名請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爲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禮官言彼已採木興工而令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況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許之丙兔旣得請又近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逼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俺答言丙兔止因甘肅不許開市寧夏又道遠艱難雖有禁令不能盡制宣大總督方

逢時亦言開市爲便帝以責陝西督撫督撫不敢違萬曆二年冬許丙免市於甘肅賓免市於莊浪歲一次旣而寺成賜額仰華先是亦不刺之據青海邊臣猶以外寇視之至是以俺答故竟視若屬番諸酋亦以父受王封不敢大爲邊患而洮州之變乃起初洮州番人以河州奸民負其物貨入掠內地他族亦乘機爲亂奸民以告河州叅將陳堂堂曰此洮州番也何與我事洮州叅將劉世英曰彼犯河州非我失事由是二將有隙總督石茂華聞之令二人及蘭州叅將徐勲岷州守備朱憲舊洮州守備史經各引兵壓其境曉以利害番人懼卽

還所掠人畜世英謂首惡未禽不可遽已遂勦破之殺傷及焚死者無算軍律吹銅角乃退兵堂挾前憾不待角聲而去諸部亦多引去憲經方深入搜捕鄰番見其勢孤圍而殺之事聞帝震怒褫堂世英職切責茂華等茂華乃集諸軍分道進討斬首百四十餘級焚死者九百餘人獲孳畜數十羣諸番震恐遠徙來降者七十一族斬送首惡四人生縛以獻者二人輸馬牛羊二百六十稽首謝罪誓不再犯師乃還自丙兔據青海有切盡台吉者河套酋吉能從子俺答從孫也從之而西屢掠番人不得志邀俺答往助俺答雅欲侵瓦剌乃假迎活

佛名擁衆西行疏請授丙兔都督賜金印且開茶市部  
議不許但稍給以茶俺答旣抵瓦剌戰敗而還乃移書  
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斯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肅而  
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竄徙八年春始以  
活佛言東還而切盡弟火落赤及俺答庶兄子永邵卜  
遂留居青海不去八月丙兔率衆掠番並內地人畜詔  
絕其市賞俺答聞之馳書切責乃盡還所掠執獻爲惡  
者六人自罰牛羊七百帝嘉其父恭順賚之銀幣卽以  
牛羊賜其部人爲惡者付之自治仍許貢市俺答益感  
德而火落赤侵掠番族不休守臣檄切盡台吉約束之

亦引罪輸服及俺答卒傳至孫扯力克勢輕不能制諸酋十六年九月永邵卜部衆有闌入西寧者副總兵李奎方被酒躍馬而前部衆控鞍欲戇奎拔刀斫之衆遂射奎死部卒馳救之亦多死守臣不能討遣使詰責但獻首惡還人畜而止以故無所憚愈肆侵盜時丙兔及切盡台吉亦皆死丙兔子真相移駐莽刺川火落赤移駐捏工川逼近西寧日蠶食番族番不能支則折而爲寇用扯力克又西行助之勢益熾十八年六月入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率三千人禦之盡覆七月復深入大掠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與遊擊孟孝臣各將

一軍禦之皆敗績遊擊李芳等死焉西陲大震事聞命尚書鄭洛出經畧洛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  
人有恩遣使趣扯力克東歸而大布招番之令來者率  
善遇之自是歸附者不絕火真二酋自知罪重又聞套  
酋卜失兔來助大敗於水泉口扯力克復將還巢始懼  
徙帳去留其黨可卜兔等於莽刺川明年總兵官尤繼  
先破走之洛更進兵青海焚仰華寺逐其餘衆而還番  
人復業者至八萬餘人西陲暫獲休息已復聚於青海  
二十三年增設臨洮總兵官以劉綎任之未幾永邵卜  
諸部犯南川叅將達雲大破之已連火真二酋犯西川

雲又擊破之明年諸酋復掠番族將窺內地縋部將周國柱禦之莽刺川又大破之二十七年糾叛苗犯洮岷總兵官蕭如薰等敗之斬番人二百五十餘級寇八十二級撫降番族五千餘人三十四年復入鎮番黑古城爲總兵官柴國柱所敗自是屢入鈔掠不能大得志時爲陝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松山一青海青海土最沃且有番人屏蔽故患猶不甚劇崇禎十一年李自成屢爲官軍擊敗自洮州軼出番地諸將窮追復奔入塞內番族亦遭蹂躪十五年西寧番族作亂總兵官馬爌督諸將五道進勦斬首七百有奇撫降三十八族而

還明年冬李自成遣將陷甘州獨西寧不下賊將辛恩忠攻破之遂進掠青海諸酋多降附而明室亦亡番有生熟二種生番獷悍難制熟番納馬中茶頗柔服後寢通生番爲內地患自青海爲寇所據番不堪剽斂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饋曰添巴或反爲嚮導交通無忌而中國市馬亦鮮至蓋已失捍外衛內之初意矣原夫太祖甫定關中卽法漢武勦河西四郡隔絕羌胡之意建重鎮於甘肅以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得相合又遣西寧等四衛土官與漢官叅治令之世守且多置茶課司番人得以馬易茶而部族之長亦許其歲時朝貢



自通名號於天子彼勢旣分又動於利不敢爲惡卽小有蠢動邊將以偏師制之靡不應時底定自邊臣失防北寇得越境闌入與番族交通西陲遂多事然究其時之所患終在寇而不在番故議者以太祖制馭爲善

安定衛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漢爲婁羌唐爲吐蕃地元封宗室卜烟帖木兒爲寧王鎮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邇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氊帳爲廬舍產多駝馬牛羊洪武三年遣使持詔招諭七年六月卜烟帖木兒使其府尉麻答兒等來朝貢鎧甲刀劍諸物太祖喜宴賚其使者遣官厚賚其

王而分其地爲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各錫以印明年正月其王遣傳卜顏不花來貢上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乃封卜烟帖木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刺等爲指揮九年命前廣東叅政鄭九成等使其地賚王及其部人衣幣明年王爲沙刺所弑王子板咱失里復讐誅沙刺沙刺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亂番將朶兒只巴叛走沙漠經安定大肆殺掠奪其印去其衆益衰二十五年藍玉西征徇阿真川土酋司徒哈咎等懼逃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甘州遣僧謁王乞授官以安部衆王爲奏請帝許之二十九年命行

人陳誠至其地復立安定衛其酋長哈孩虎都魯等五十八人悉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誠還酋長隨之入朝貢馬謝恩帝厚賚之復命中官齎銀幣往賜永樂元年遣官齎敕撫諭撒里諸部明年安定頭目多來朝擢千戶三卽等三人爲指揮僉事餘授官有差并賜本衛指揮同知哈三等銀幣未幾指揮朶兒只束來朝願納差發馬五百匹命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罕東必里諸衛納馬其直皆河州軍民運茶與之今安定遼遠運茶甚難乞給以布帛帝曰諸番市馬用茶已著爲例今姑從所請後仍給茶於是定制上馬給布帛各二匹以

下遞減三年哈三等遣使來貢奏舉頭目撒力加藏卜等爲指揮等官且請歲納孳畜什一並從之四年徙駐苦兒丁之地初安定王之被殺也其子撒兒只失加爲其兄所殺部衆潰散子亦攀丹流寓靈藏十一年五月率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誥自是朝貢不輟二十二年中官喬來喜鄧誠使烏斯藏次畢力木江黃羊川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卽思等率衆邀劫之殺朝使盡奪駝馬幣物而去仁宗大怒敕都指揮李英偕康壽等討之英等率西寧諸衛軍及隆奔國師賈失兒監藏等

十二番族之衆深入追賊賊遠遁英等踰崑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濶之地遇安定賊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禽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曲先聞風遠竄追之不及而還英以此封會昌伯壽等皆進秩大軍旣旋指揮哈三等懼罪不敢還故地宣德元年帝遣官招諭之復業者七百餘人帝並賜綵幣表裏以安其反側三年春賜安定及曲先衛指揮等官五十三人誥命初大軍之討賊也安定指揮桑哥與罕東衛軍同奉調從征罕東違令不至其所轄板納族瞰桑哥軍遠出盡掠其部內廬帳畜產事聞降敕切責令速歸所掠

違命則發兵進討已進桑哥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遣  
官齎敕諭安定王及桑哥曰我祖宗時爾等順天命尊  
朝廷輸誠効力始終不替朝廷恩賚亦久而弗渝肆朕  
嗣位爾等復遵朝命約束部下良用爾嘉茲特遣官往  
諭朕意賜以幣帛宜益順天心篤忠誠保境睦鄰永享  
太平之福三年桑哥卒其子那南奔嗣職九年那南奔  
率衆掠曲先人畜朝廷遣官諭還之不奉命反劫其行  
李帝怒敕責安定王追理王旣奉命又陳詞乞憐帝乃  
宥之諭以保國睦鄰之義十一年冬亦攀丹卒子領占  
幹此兒襲時王年幼叔父指揮同知輟思泰巴佐理國

事其同儕多不相下王遣之入朝奏請量加一秩乃擢都指揮僉事歷景泰天順成化三朝頻入貢弘治三年領占幹些兒卒子千奔襲賜齋糧麻布諭祭其父先是哈密忠順王卒無子廷議安定王與之同祖遣官擇一人爲其後安定王不許至是訪求陝巴於安定冊爲忠順王命千奔遣送其家屬千奔怒曰陝巴不應嗣王爵爵應歸綽爾加綽爾加者千奔弟也且邀厚賞兵部言陝巴實忠順王之孫素爲國人所服前哈密無主遣使取應立者綽爾加自知力弱不肯往今事定之後乃爾反覆所言不可從陝巴迄得立然千奔以立非己意後

哈密數被寇竟不應援十七年率衆侵沙州大掠而去  
正德時蒙古大酋亦不剌阿爾禿廝侵據青海縱掠鄰  
境安定遂殘破部衆散亡

阿端衛在撒里畏兀兒之地洪武八年置後爲朶兒只  
巴殘破其衛遂廢永樂四年冬酋長小薛忽魯札等來  
朝貢方物請復置衛設官從之卽授小薛等爲指揮僉  
事洪熙時曲先酋散卽思邀劫朝使脅阿端指揮鎖魯  
丹偕行已大軍出征鎖魯丹懼率部衆遠竄失其印宣  
德初遣使招撫鎖魯丹猶不敢歸依曲先雜處六年春  
西寧都督史昭言曲先衛眞只罕等本別一部因其父



助散卽思爲逆竄處畢力朮江其地當烏斯藏孔道恐復爲亂宜討之帝敕昭曰殘寇窮迫無地自容宜遣人宥其罪令復故業於是眞只罕率所部還居帖兒谷舊地明年正月入朝天子喜授指揮同知令掌衛事以指揮僉事卜答兀副之眞只罕因言阿端故城在回回境去帖兒谷尚一月程朝貢艱乞移本土爲便天子從其請仍給以印賜璽書撫慰之迄正統朝數入貢後不知所終其時西域地亦有名阿端者貢道從哈密入與此爲兩地云

曲先衛東接安定在肅州西南古西戎漢西羌唐吐蕃

元設曲先答林元帥府洪武時酋長入貢命設曲先衛官其人爲指揮後遭朶兒只巴之亂部衆竄亡併入安定衛居阿真之地永樂四年安定指揮哈三散卽思三卽等奏安定曲先本二衛後合爲一比遭土番把禿侵擾不獲寧居乞仍分爲二復先朝舊制從之卽令三卽爲指揮使掌衛事散卽思副之又從其請徙治藥王淮之地自是屢入貢洪熙時散卽思偕安定部酋劫殺朝使已大軍往討散卽思率衆遠遁不敢還故土宣德初天子赦其罪遣都指揮陳通等往招撫復業者四萬二千餘帳乃遣指揮失刺罕等入朝謝罪貢駝馬待之如

初尋擢散卽思都指揮同知其僚屬悉進官給以誥命五年六月朝使自西域還言散卽思數率部衆邀劫往來貢使梗塞道途天子怒命都督史昭爲大將率左右叅將趙安王彧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寧諸衛軍及安定罕東之衆往征之昭等兵至其地散卽思先遁其黨脫脫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禽脫脫不花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有奇自是西番震懼散卽思素狡悍天子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悔懼明年四月遣其弟副千戶堅都等四人貢馬請罪復待之如初令還居故地并

歸其俘七年其指揮那那罕言往者安定之兵從討曲  
先臣二女四弟及指揮桑哥等家屬被掠者五百人今  
散卽思已蒙赦宥而臣等親屬猶未還望聖明垂憐天  
子得奏惻然語大臣曰朕常以用兵爲戒正恐濫及無  
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卽敕安定王亦攀丹等悉歸所  
掠其年散卽思卒命其子都立嗣職賜敕勉之十年擢  
那那罕都指揮僉事其僚屬進職者八十九人正統七  
年遣使貢玉石成化時土魯番強被其侵掠弘治中安  
定王子陝巴居曲先廷議哈密無主迎爲忠順王正德  
七年蒙古酋阿爾禿厮亦不剌竄居青海曲先爲所蹂

躡部族竄徙其衛遂亡明初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沙州諸衛給之金牌令歲以馬易茶謂之差發沙州赤斤隸肅州餘悉隸西寧時甘州西南盡皆番族受邊臣羈絡惟北面防寇後諸衛盡亡亦不剌據青海土魯番復據哈密逼處關外諸衛遷徙之衆又環列甘肅肘腋獷悍難馴於是河西外防大寇內防諸番兵事日亟赤斤蒙古衛出嘉峪關西行二十里曰大草灘又三十里曰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墓西四十里曰鬪馬城並設墩臺置瞭卒城西八十里卽赤斤蒙古漢燉煌郡地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元如之屬沙州路洪武十

三年都督濮英西討次白城獲蒙古平章忽都帖木兒  
進至赤斤站獲幽王亦憐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  
一師還復爲蒙古部人所據永樂二年九月有塔力尼  
者自稱丞相苦术子率所部男婦五百餘人自哈剌脫  
之地來歸詔設赤斤蒙古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  
綵幣襲衣八年回回哈剌馬牙叛於肅州約塔力尼爲  
援拒不應而率部下禽賊六人以獻天子聞之喜詔改  
千戶所爲衛擢塔力尼指揮僉事其部下授官者三人  
明年遣使貢馬又明年以匿叛賊老的罕將討之用侍  
講楊榮言止兵勿進而賜敕詰責塔力尼卽禽老的罕

來獻天子嘉之進秩指揮同知賜賚甚厚久之卒子且旺失加襲修貢如制進指揮使宣德二年再進都指揮同知其僚屬亦多進秩正統元年其部下指揮可兒卽掠西域阿端貢物殺使臣二十一人賜敕切責令還所掠尋與蒙古脫歡帖木兒猛哥不花戰勝之使來獻捷進都指揮使五年朝使往來哈密者且旺失加具餼糧騾馬護送擢都督僉事明年天子聞其部下時往沙州寇掠或冒沙州名邀劫西域貢使遣敕切責時瓦剌兵強數侵掠鄰境且旺失加懼欲徙居肅州天子聞而諭止之令有警馳報邊將八年瓦剌酋也先遣使送馬及

酒欲娶且旺失加女爲子婦娶沙州困卽來女爲弟婦  
二人不欲並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天子以瓦刺方強  
其禮意不可却諭令各從其願並以此意諭也先而二  
人終不欲明年且旺失加稱老不治事詔授其子阿速  
都督僉事代之也先復遣使求婚且請親人往受其幣  
物阿速虞其詐拒不從而遣人乞徙善地天子諭以土  
地不可棄令獎率頭目圖自強又以其饑困令邊臣給  
之粟所以撫恤者甚至先是苦术娶西番女生塔力尼  
又娶蒙古女生都指揮瑣合者革古者二人各分所部  
爲三凡西番人居左帳屬塔力尼蒙古人居右帳屬瑣



合者而自領中帳後苦木卒諸子來歸並授官至是阿速勢盛欲兼并右帳屢相讐殺瑣合者不能支愬於邊將欲以所部內屬邊將任禮遣赴京請發兵收其部落帝慮其部人不願內徙仍遣瑣合者還甘肅而令禮往取其孥十三年邊將護哈密使臣至苦峪赤斤都指揮總兒加陸等率衆圍其城聲言報怨官軍出擊之獲總兒加陸已而逃去事聞敕責阿速令縛獻犯者景泰二年也先復遣使持書求婚會阿速他往其僚屬以其書來上兵部尚書于謙言赤斤諸衛久爲我藩籬也先無故招降結親意在撤我屏蔽宜令邊臣整兵慎防并敕

阿速悉力捍禦有警馳報發兵應援從之五年也先益圖兼并遣使齎印授阿速脅令臣服阿速不從報之邊臣會也先被殺獲已天順元年都指揮馬雲使西域命賜阿速綵幣俾護送往還尋進秩左都督成化二年卒子瓦撒塔兒請襲卽以父官授之其部下指揮敢班數侵盜邊境邊將誘致之送京師天子數其罪賜賚遣還六年其部人以瓦撒塔兒幼弱其叔父乞巴等二人爲部族信服乞命爲都督理衛事瓦撒塔兒亦上書乞子一職協守邊方帝從其請並授指揮僉事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卜塔兒嗣爲左都督九年土魯番陷哈密遣

使三人以書招都督僉事昆藏同叛昆藏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天子嘉之遣使賜賚且令發兵攻討昆藏以力不足請發官軍數千爲助朝議委都督李文等計度已文等進征昆藏果以兵來會會文等頓軍不進其兵亦還十年賞卜塔兒以千騎入肅州境將與阿年族番人讐殺邊臣旣論却之兵部請遣人責以大義有讐則赴愬邊吏不得擅相侵掠從之十四年其部人言賞卜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僉事加定得衆心乞遷一秩俾總衛事賞卜塔兒亦署名推讓而罕東酋長復合詞奏舉且云兩衛番人待此以靖帝納其言擢加定都指揮

僉事暫掌印務時土魯番猶據哈密哈密都督罕慎結赤斤爲援復其城有詔褒賞十九年鄰番野乜克力來侵大肆殺掠赤斤遂殘破其酋長訴於邊臣給之粟又命繕治其城令流移者復業赤斤自是不振然弘治中阿木郎破哈密猶用其兵後許進西征亦以兵來助正德八年土魯番遣將據哈密遂大掠赤斤奪其印而去及彭澤經畧始以印來歸己番賊犯肅州與中國爲難赤斤當其衝益遭蹂躪部衆不能自存盡內徙肅州之南山其城遂空嘉靖七年總督王瓊撫安諸郡核赤斤之衆僅千餘人乃授賞卜塔兒子鎖南束爲都督統其

部帳

沙州衛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自瓜州而西四百四十里始達瓜州漢燉煌郡西域之境玉門陽關並相距不遠後魏始置沙州唐因之後沒於吐蕃宣宗時張義湖以州內附置歸義軍授節度使宋入於西夏元爲沙州路洪武二十四年蒙古王子阿魯哥失里遣國公抹台阿巴赤司徒苦兒蘭等來朝貢馬及璞玉永樂二年酋長困卽來買住率衆來歸命置沙州衛授二人指揮使賜印誥冠帶襲衣已而其部下赤納來附授都指揮僉事五年

夏敕甘肅總兵官宋晟曰聞赤納本買住部曲今官居其上高下失倫已擢買住爲都指揮同知自今宜詳爲審定毋或失序八年擢困卽來都指揮僉事其僚屬進秩者二十人買住卒困卽來掌衛事朝貢不絕二十二年瓦剌賢義王太平部下來貢中道爲賊所梗困卽來遣人衛送至京帝嘉之賚以綵幣尋進秩都督僉事洪熙元年亦力把里及撒馬兒罕先後入貢道經哈密地並爲沙州賊邀劫宣宗怒命肅州守將費瓏勦之宣德元年困卽來以歲荒人困遣使貸穀種百石秋成還官帝曰番人卽吾人何貸爲命卽予之尋遣中官張福使

其地賚綵幣七年又奏旱災敕於肅州授糧五百石已而哈烈貢使言道經沙州爲赤斤指揮革古者等剽掠部議赤斤之人遠至沙州爲盜罪不可貸帝令困卽來察之敕曰彼旣爲盜不可復容宜驅還本土再犯不宥九年遣使奏罕東及西番數肆侵侮掠取人畜不獲安居乞徙察罕舊城耕牧帝遣敕止之曰爾居沙州三十餘年戶口滋息畜牧富饒皆朝廷之力往年哈密嘗奏爾侵擾今外侮亦自取但當循分守職保境睦鄰自無外患何必東遷西徙徒取勞瘁又敕罕東西番果侵奪人畜速還之明年又爲哈密所侵且懼瓦剌見逼不能

自立乃率部衆二百餘人走附塞下陳饑窘狀詔邊臣發粟濟之且令議所處置邊臣請移之苦峪從之自是不復還沙州但遙領其衆而已正統元年西域阿端遣使來貢爲罕東頭目可兒卽及西番野人剽斂困卽來奉命往追還其貢物帝嘉之擢都督同知四年其部下都指揮阿赤不花等一百三十餘家亡入哈密困卽來奉詔索之不予朝命忠順王還之又不予會遣使冊封其新王卽令使人索還所逃之戶而哈密僅還都指揮桑哥失力等八十四家餘仍不遣時罕東都指揮班麻思結久駐牧沙州不去赤斤都指揮革古者亦納其叛



亡困卽來屢訴於朝朝廷亦數遣敕詰責諸部多不奉命四年八月令人偵瓦剌哈密事具得其實以聞帝喜降敕獎勵厚賜之明年遣使入貢又報迤北邊事進其使臣二人官初困卽來之去沙州也朝廷命邊將繕治苦峪城率戍卒助之六年冬城成入朝謝恩貢駝馬宴賜遣還七年率衆侵哈密獲其人畜以歸九年困卽來卒長子喃哥率其弟克俄羅領占來朝授喃哥都督僉事其弟都指揮使賜敕戒諭旣還其兄弟乖爭部衆攜貳甘肅鎮將任禮等欲乘其窘乏遷之塞內而喃哥亦來言欲居肅州之小鉢和寺禮等遂以十一年秋令都

指揮毛哈刺等偕喃哥先赴沙州撫諭其衆而親率兵隨其後比至喃哥意中變陰持兩端其部下多欲奔瓦刺禮等進兵迫之遂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餘戶千二百三十餘人沙州遂空帝以其迫之而來情不可測令禮熟計其便然自是安居內地迄無後患而沙州爲罕東酋班麻思結所有獨喃哥弟鎖南奔不從徙竄入瓦刺也先封之爲祁王禮偵知其在罕東掩襲獲之廷臣請正法帝念其父兄恭順免死徙東昌先是太宗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罕東衛在赤斤蒙古南嘉峪關西南漢燉煌郡地也洪武二十五年涼國公藍玉追逃寇祁者孫至罕東地其部衆多竄徙西寧三刺爲書招之遂相繼來歸三十年酋鎖南吉刺思遣使入貢詔置罕東衛授指揮僉事永樂元年偕其兄答力襲入朝進指揮使授答力襲指揮同知並賜冠帶鈔幣自是數入貢十年安定衛奏罕東數爲盜掠去民戶三百復糾西番阻截關隘帝降敕切責令還所掠十六年命中官鄧誠使其地洪熙元年遣使以卽位諭其指揮同知綽兒加賜白金文綺時官軍征曲先賊罕東指揮使却里加從征有功擢都指揮僉

事賜誥世襲其指揮那那奏所屬番民千五百例納差發馬二百五十匹其人多逃居赤斤乞招撫復業帝卽命招之并免所負之馬宣德元年論從征曲先功擢綽兒加都指揮同知初大軍之討曲先也安定部內及罕東密羅族人悉驚竄事定詔指揮陳通等往招於是罕東復業者二千四百餘帳男婦萬七千三百餘人安定部人亦還衛正統四年罕東安定合衆侵西番申藏族掠其馬牛雜畜以萬計其僧訴於邊將言畜產一空歲辦差發馬無從出帝切責二衛數其殘忍暴橫違國法毒鄰境之罪令悉歸所掠又諭僧不限舊制隨所有入

貢明年冬綽兒加偕班麻思結共侵哈密獲老穉百人馬百匹牛羊無算忠順王遣使索之不予帝聞復賜敕戒諭然番人以剽掠爲性天子卽有言亦不能盡從也六年夏綽兒加來貢馬宴賚還九年卒子賞卜兒加嗣職奏乞齋糧茶布命悉予之十一年進都指揮使成化九年土魯番陷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東以兵來助後都督罕慎復哈密亦藉其兵賜敕獎賚十八年其部下掠番族有侵入河清堡者都指揮梅琛勒兵追之奪還男婦五十餘人馬牛雜畜四千五百有奇邊臣請討其罪部臣難之帝曰罕東方聽調協取哈密未有攜貳之

形奈何因小故遽加以兵宜諭令悔過不服則耀兵威之二十二年邊臣言比遣官往哈密與土魯番使臣家屬四百人偕行道經罕東爲都督把麻奔等掠去朝使僅免乞討之帝命遣人往諭如番人例議和還所掠物不從則進兵弘治中土魯番復據哈密兵部馬文升議直擣其城召指揮楊翥計之翥言罕東有間道不旬日可達哈密宜出賊不意從此進兵文升曰如若言發罕東兵三千前行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乾糧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文升以屬巡撫許進進遣人諭罕東如前策會罕東失期不至官軍仍由大路進賊得遁去十

二年其部人侵西寧隆奔族掠去印誥及人畜兵部請  
敕都督宣諭其下毋匿所掠物盡歸其主違命則都督  
自討從之時土魯番日強數侵掠鄰境諸部皆不能支  
正德中蒙古大酋入青海罕東亦遭蹂躪其衆益衰後  
土魯番復陷哈密直犯肅州罕東復殘破相率求內徙  
其城遂棄不守嘉靖時總督王瓊安輯諸部移罕東都  
指揮枝丹部落於甘州

罕東左衛在沙州衛故城憲宗時始建初罕東部人奄  
章與種族不相能數讐殺乃率其衆逃居沙州境朝廷  
卽許其耕牧歲納馬於肅州後部落日蕃益不受罕東

統屬至其子班麻思結洪熙時從討曲先有功賞未之  
及宣德七年自陳於朝卽命爲罕東衛指揮使賜敕獎  
賚然猶居沙州不還本衛十年進都指揮使僉事正統  
四年沙州衛都督困卽來以班麻思結侵居其地乞遣  
還天子如其言賜敕宣諭班麻思結不奉命時赤斤衛  
指揮鎖合者因殺人遁入沙州地班麻思結納之鎖合  
者又令其子往烏斯藏取毒藥將還攻赤斤赤斤都督  
且旺失加以爲言天子卽敕諭班麻思結睦鄰保境無  
啟釁端久之沙州全部悉內徙思結遂盡有其地十四  
年甘肅鎮臣任禮等奏班麻思結潛與瓦剌也先通好



近又與哈密構兵宜令還居本衛天子再賜敕宣諭亦不奉命尋進秩都指揮使歷景泰天順朝朝貢不廢成化中班麻思結卒孫只克嗣職部衆益盛其時土魯番強侵據哈密只克與之接境患其逼己欲自爲一衛十五年九月奏請如罕東赤斤例立衛賜印捍禦西陲兵部言近土魯番吞噬哈密罕東諸衛各不自保西鄙爲之不寧而赤斤罕東苦峪又各懷嫌隙不相救援倘沙州更無人統理勢必爲強敵所并邊方愈多事宜如所請卽於沙州故城置罕東左衛令只克仍以都指揮使統治從之二十一年甘肅守臣言北寇屢犯沙州殺掠

人畜又值歲飢人思流竄已發粟五百石令布種仍乞人給月糧振之其酋只克有斬級功亦乞并敘乃擢只克都督僉事餘報可弘治七年指揮王永言先朝建哈密衛當西域要衝諸番入貢至此必令少憩以館穀之或遭他寇剽掠則人馬可以接護柔遠之道可謂至矣今土魯番竊據其地久而不退聞罕東左衛居哈密之南僅三日程野也克力居哈密東北僅二日程是皆唇齒之地利害共之去歲秋土魯番遣人至只克所脅令歸附只克不從又殺野也克力頭目其部人咸思報怨宜旌勞二部令并力合攻永除厥患亦以寇攻寇一策

也章下兵部不能用十七年瓦剌及安定部人大掠沙州人畜只克不能自存叩嘉峪關求濟天子旣振給之復諭二部解讐息爭不得搆兵召豐正德四年只克部內番族有劫掠鄰境者守臣將勦之兵部言西戎強悍漢唐以來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東諸衛授官賜敕犬牙相制不惟斷匈奴右臂亦以壯西土藩籬今番人相攻於我何預而遽欲兵之宜敕都督只克曉諭諸族悔過息兵報可只克卒子乞台嗣十一年土魯番復據哈密以兵脅乞台降附遂犯肅州左衛不克自立相率徙肅州塞內守臣不能拒因撫納之乞台卒子日羔

嗣十六年秋入朝乞賞賚禮官劾其越例且投疏不由  
通政司請治館伴者罪從之乞台旣內徙其部下帖木  
哥土巴二人仍居沙州服屬土魯番歲輸婦女牛馬會  
番酋徵求苛急二人怨七年夏率部族五千四百人來  
歸沙州遂爲土魯番所有

哈梅里地近甘肅元諸王兀納失里居之洪武十三年  
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畧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  
商旅太祖賜璽書曰畧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爲  
本爾慎毋忽英遂進兵兀納失里懼遣使納款明年五  
月遣回回阿老丁來朝貢馬詔賜文綺遣往畏吾兒之

地招諭諸番二十三年帝聞兀納失里與別部讐殺諭甘肅都督宋晟等嚴兵備之明年遣使請於延安綏德平涼寧夏以馬互市帝曰番人黠而多詐互市之求安知非覘我中國利其馬而不虞其害所喪必多宜勿聽自今至者悉送京師時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爲哈梅里所遏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八月命都督僉事劉真偕宋晟督兵討之真等由涼州西出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兀納失里驅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兀納失里率家屬隨馬後遁去真等攻破其城斬豳王別兒

怯帖木兒國公省阿桑爾只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別  
列怯部屬千七百三十人金銀印各一馬六百三十匹  
二十五年遣使貢馬騾請罪帝納之賜白金文綺

明史卷三百三十終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

列傳第二百一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奏

敕修

西域三

烏斯藏大寶法王

大乘法王

大慈法王

闡化王

贊善王

護教王

聞教王

輔教王

西天阿難功德國

西天尼八刺國

朶甘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

董卜韓胡宣慰司

烏斯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雲南麗江府千餘里四川馬湖府千五百餘里陝西西寧衛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亦無兵革鮮疾病佛書甚多楞伽經至萬卷其土臺外僧有食肉娶妻者元世祖尊八思巴爲大寶法王錫玉印旣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嗣者咸稱帝師洪武初太祖懲唐世吐蕃之亂思制御之惟

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導爲善乃遣使廣行招諭又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使其地令舉元故官赴京授職於是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先遣使朝貢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賜紅綺禪衣及輶帽錢物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舉故官六十人帝悉授以職改攝帝師爲熾盛佛寶國師仍錫玉印及綵幣表裏各二十玉人製印成帝眎玉未美令更製其崇敬如此暨辭還命河州衛遣官齎敕偕行招諭諸番之未附者冬元帝師之後鎖南堅巴藏卜元國公哥列思監藏巴藏卜並遣使乞玉印廷臣言已嘗給賜不宜復予乃以文綺賜之七年

爲灌頂國師並賜玉印佛寶國師復遣其徒來貢上所  
舉土官五十八人亦皆授職九年答力麻八刺遣使來  
貢十一年復貢奏舉故官十六人爲宣慰招討等官亦  
皆報允十四年復貢其時喃加巴藏卜已卒有僧哈立  
麻者國人以其有道術稱之爲尚師成祖爲燕王時知  
其名永樂元年命司禮少監侯顯僧智光齋書幣往徵  
其僧先遣人來貢而躬隨使者入朝四年冬將至命駙

馬都尉沐昕往迎之既至帝延見於奉天殿明日宴華  
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綵幣四十五表裏法器  
裊褥鞍馬香果茶米諸物畢備其從者亦有賜明年春  
賜儀仗銀瓜牙仗骨朶魴燈紗燈香合拂子各二手爐  
六織蓋一銀交椅銀足踏銀杙銀盆銀罐青圓扇紅圓  
扇拜褥帳幄各一幡幢四十有八鞍馬二散馬四帝將  
薦福於高帝后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七日帝躬自  
行香於是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悅  
侍臣多獻賦頌事竣復賜黃金百白金千寶鈔二千綵  
幣表裏百二十馬九其徒灌頂圓通善慧大國師答師

巴囉葛羅思等亦加優賜遂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鞍馬命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眞爲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高日瓦禪伯爲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樂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爲灌頂弘智淨戒大國師並賜印誥銀鈔綵幣已命哈立麻赴五臺山建大齋再爲高帝后薦福賜予優厚六年四月辭歸復賜金幣佛像命中官護行自是迄正統末入貢者八已法王卒久不奉貢弘治八年王葛哩麻巴始遣使來

貢十二年兩貢禮官以一歲再貢非制請裁其賜賚從之正德元年來貢十年復來貢時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之爲活佛欣然欲見之考永宣間陳誠侯顯入番故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閣臣梁儲等言西番之教邪妄不經我祖宗朝雖嘗遣使蓋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頑鎮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因其來朝而賞賚之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撥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攜帶私鹽騷擾郵傳爲

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瘡痍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苛斂軍民挺而走險盜將復發况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歷數歲之久道途絕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不敢撰擬帝不聽禮部尚書毛紀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並切諫亦不聽允行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供具賜其僧金印犒賞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爲之罄盡敕允往返以十年爲期所攜茶鹽以數十萬計允至臨清漕艘爲之阻滯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艫相連二百餘里及抵成都日支

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傍近數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直二十萬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始率將校十人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所謂活佛者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將士怒欲脇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寶貨器械以去將校死者二人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善馬疾走僅免返成都戒部下弗言而以空函馳奏至則武宗已崩世宗召允還下吏治罪嘉靖中法王猶數入貢迄神宗朝不絕時有僧鎖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萬曆七年以迎活佛爲名西侵瓦剌



爲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掩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丘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卽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大乘法王者烏斯藏僧昆澤思巴也其徒亦稱爲尚師永樂時成祖旣封哈立麻又聞昆澤思巴有道術命中官齋璽書銀幣徵之其僧先遣人貢舍利佛像遂偕使

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卽延見賜藏經銀鈔綵幣  
鞍馬茶果諸物封爲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  
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  
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袈裟幡幢鞍馬繖器諸  
物禮之亞於大寶法王明年辭歸賜加於前命中官護  
行後數入貢帝亦先後命中官喬來喜楊三保齋賜佛  
像法器袈裟禪衣絨錦綵幣諸物洪熙宣德間並來貢  
成化四年其王完卜遣使來貢禮官言無法王印文且  
從洮州入非制宜減其賜物使者言所居去烏斯藏二  
十餘程涉五年方達京師且所進馬多乞給全賜乃命

量增十七年來貢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遣使來貢故事法王卒其徒自相繼承不由朝命三年輔教王遣使奉貢奏舉大乘法王襲職帝但納其貢賜賚遣還不命襲職正德五年遣其徒綽吉我些兒等從河州衛入貢禮官以其非貢道請減其賞並治指揮徐經罪從之已綽吉我些兒有寵於帝亦封大德法王十年僧完卜鎖南堅參巴爾藏卜遣使來貢乞襲大乘法王禮官失於稽考竟許之嘉靖十五年偕輔教闡教諸王來貢使者至四千餘人帝以人數踰額減其賞并治四川三司官濫送之罪初成祖封闡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二法王

以遊僧不常厥居故其貢期不在三年之列然終明世奉貢不絕云

大慈法王名釋迦也失亦烏斯藏僧稱爲尚師者也永樂中旣封二法王其徒爭欲見天子邀恩寵於是來者趾相接釋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禮亞大乘法王明年命爲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十四年辭歸賜佛經佛像法仗僧衣綺帛金銀器且御製贊詞賜之其徒益以爲榮明年遣使來貢十七年命中官楊三保齎佛像衣幣往賜二十一年復來貢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師命成國

公朱勇禮部尚書胡濙持節冊封爲萬行妙明真如上  
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  
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宣宗崩英宗嗣位禮官先奏  
汰番僧六百九十人正統元年復以爲請命大慈法王  
及西天佛子如故餘遣還不願者減酒饌廩餼自是輦  
下稍清西天佛子者能仁寺僧智光也本山東慶雲人  
洪武永樂中數奉使西國成祖賜號國師仁宗加號圓  
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演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  
金印冠服金銀器至是復加西天佛子初太祖招徠番  
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

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官公私騷然帝不恤也然至者猶卽遣還及宣宗時則久留京師耗費益甚英宗初年雖多遣斥其後加封號者亦不少景泰中封番僧沙加爲弘慈大善法王班卓兒藏卜爲灌頂大國師英宗復辟務反景帝之政降法王爲大國師大國師爲國師成化初憲宗復好番僧至者日衆劄巴堅參劄實巴領占竹等以祕密教得幸並封法王其次爲西天佛子他授大國師國師禪師者

不可勝紀四方奸民投爲弟子輒得食大官每歲耗費鉅萬廷臣屢以爲言悉拒不聽孝宗踐阼清汰番僧法王佛子以下皆遞降驅還本土奪其印誥由是輦下復清弘治六年帝惑近習言命取領占竹等詣京言官交章力諫事乃寢十三年命爲故西天佛子著輿領占建塔工部尚書徐貫等言此僧無益於國營墓足矣不當建塔不從尋命那卜堅參三人爲灌頂大國師帝崩禮官請黜異教三人並降禪師旣而武宗蠱惑佞倖復取領占竹至京命爲灌頂大國師以先所降禪師三人爲國師帝好習番語引入豹房由是番僧復盛封那卜堅

參及劄巴藏卜爲法王那卜領占及綽卽羅竹爲西天  
佛子已封領占班丹爲大慶法王給番僧度牒三千聽  
其自度或言大慶法王卽帝自號也綽吉我些兒者烏  
斯藏使臣留豹房有寵封大德法王乞令其徒二人爲  
正副使還居本土如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二人請國  
師誥命入番設茶禮官劉春等執不可帝不聽春等復  
言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  
貢必爲節制若令齎茶以往賜之誥命彼或假上旨以  
誘諸番妄有所干請從之則非法不從則生釁害不可  
勝言帝乃罷設茶敕而予之誥命帝時益好異教常服



其服誦習其經演法內厥綽吉我些兒輩出入豹房與  
權倖雜處氣燄灼然及二人乘傳歸所過驛騷公私咸  
被其患世宗立復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後世宗崇  
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鮮至中國者

闡化王者烏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衛言烏斯藏  
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陽沙加監藏元時封灌頂國  
師爲番人權服今朶甘酋賞竹監藏與管兀兒構兵若  
遣此僧撫諭朶甘必內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頂國師遣  
使賜玉印綵幣明年其僧使酋長鎖南藏卜貢佛像佛  
書舍利是時方命佛寶國師招諭番人於是怕木竹巴

僧等自稱輦卜闍遣使進表及方物帝厚賜之輦卜闍者其地首僧之稱也八年正月設怕木竹巴萬戶府以番酋爲之已而章陽沙加卒授其徒鎖南扎思巴噶監藏卜爲灌頂國師二十一年上表稱病舉弟吉刺思巴監藏巴藏卜自代遂授灌頂國師自是三年一貢成祖嗣位遣僧智光往賜永樂元年遣使入貢四年封爲灌頂國師闡化王賜螭紐玉印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明年命與護教贊善二王必力工瓦國師及必里朶甘隴答諸衛川藏諸族復置驛站通道往來十一年中官楊三保使烏斯藏還其王遣從

子劄結等隨之入貢明年復命三保使其地令與闐教護教贊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驛站諸未復者盡復之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里無虞寇盜矣其後貢益頻數帝嘉其誠復命三保齎佛像法器袈裟禪衣及絨錦綵幣往勞之已又命中官戴興往賜綵幣宣德二年命中官侯顯往賜絨錦綵幣其貢使嘗毆殺驛官子帝以其無知遣還敕王戒飭而已九年貢使歸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有司沒入之羈其使請命詔釋之還其茶正統五年王卒遣禪師二人爲正副使封其從子吉刺思巴永耐監藏巴藏卜爲闐化王使臣私市茶綵

數萬令有司運致禮官請禁之帝念其遠人但令自餽舟車已王卒以桑兒結堅咎巴藏卜嗣成化元年禮部言宣正間諸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時十倍天順間百倍今貢使方至乞敕諭闡化王令如洪武舊制三年一貢從之五年王卒命其子公葛列思巴中柰領占堅參巴兒藏卜嗣遣僧進貢還至西寧留寺中不去又冒名入貢隱匿所賜璽書幣物王使其下三人來趣其僧閉之室中剗二人目一人逸訴於都指揮孫鑑鑑捕寘之獄受其徒賄而復以聞下四川巡按鞠治坐僧四人死鑑將逮治會赦悉免十七年以長河西諸番多假番王

名朝貢命給闡化贊善闡教輔教四王敕書勘合以防  
奸僞二十二年遣使四百六十人來貢守臣遵新例但  
納一百五十人禮官以使者已入境難固拒請順其情  
概納之爲後日兩貢之數從之弘治八年遣僧來貢還  
至揚州廣陵驛遇大乘法王貢使相與殺牲縱酒三日  
不去見他使舟至則以石投之不容近陸知府唐愷詣  
驛呼其舟子戒之諸僧持兵仗呼譟擁而入愷走避隸  
卒力格鬪乃免爲所傷者甚衆事聞命治通事及伴送  
者罪遣人諭王令自治其使者其時王卒子班阿吉江  
東劄巴請襲命番僧二人爲正副使往封比至新王亦

死其子阿往劄失劄巴堅參卽欲受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謝恩儀物並獻其父所領勘合印章爲左驗至四川守臣劾其擅封逮治論斬減死戍邊副使以下悉宥正德三年禮官以貢使踰額令爲後年應貢之數嘉靖三年偕輔教王及大小三十六番請入貢禮官以諸番不具地名族氏令守臣覈實以聞四十二年聞化諸王遣使入貢請封禮官循故事遣番僧二十二人爲正副使序班朱廷對監之至中途大騷擾不受廷對約束廷對還白其狀禮官請自後封番王卽以誥敕付使者齎還或下守臣擇近邊僧人齎賜封諸藏之不遣京寺

番僧自此始也番人素以入貢爲利雖屢申約束而來者日增隆慶三年再定令闡化闡教輔教三王俱三歲一貢貢使各千人半全賞半減賞全賞者遣八人赴京餘留邊上遂爲定例萬曆七年貢使言闡化王長子札釋藏卜乞嗣職如其請久之卒其子請襲神宗許之而制書但稱闡化王用閣臣沈一貫言加稱烏斯藏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其後奉貢不替所貢物有畫佛銅佛銅塔珊瑚犀角氍毹左髻毛纓足力麻鐵力麻刀劍明甲冑之屬諸王所貢亦如之

贊善王者靈藏僧也其地在四川徼外視烏斯藏爲近

成祖踐阼命僧智光往使永樂四年其僧著思巴兒監  
藏遣使入貢命爲灌頂國師明年封贊善王國師如故  
賜金印誥命十七年中官楊三保往使洪熙元年王卒  
從子喃葛監藏襲宣德二年中官侯顯往使正統五年  
奏稱年老請以長子班丹監剌代帝不從其請而授其  
子爲都指揮使初入貢無定期自永樂迄正統或間歲  
一來或一歲再至而歷朝遣使往賜者金幣寶鈔佛像  
法器袈裟禪服不一而足至成化元年始定三歲一貢  
之例三年命塔兒把堅槃襲封故事封番王誥敕及幣  
帛遣官齎賜至是西陲多事禮官乞付使者齎回從之



五年四川都司言贊善諸王不遵定制遣使率各寺番僧百三十二種入貢且無番王印文今止留十餘人守貢物餘已遣還禮官言番地廣遠番王亦多若遵例並時入貢則內郡疲供億莫若令諸王於應貢之歲各具印文取次而來今貢使已至難拂其情乞許作明年應貢之數報可十八年禮官言番王三歲一貢貢使百五十人定制也近贊善王連貢者再已遣四百十三人今請封請襲又遣千五百五十人違制宜却乞許其請封襲者以三百人爲後來兩貢之數餘悉遣還亦報可遂封喃葛堅粲巴藏卜爲贊善王弘治十六年卒命其弟

端竹堅咎嗣嘉靖後猶入貢如制

護教王者名宗巴幹卽南哥巴藏卜館覺僧也成祖初僧智光使其地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授灌頂國師賜之誥明年遣使入謝封爲護教王賜金印誥命國師如故遂頻歲入貢十二年卒命其從子幹些兒吉刺思巴藏卜嗣洪熙宣德中並入貢已而卒無嗣其爵遂絕

闡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成祖初僧智光齋敕入番其國師端竹監藏遣使入貢永樂元年至京帝喜宴賚遣還四年又貢帝優賜並賜其國師大板的達律師鎖南藏卜衣幣十一年乃加號灌頂慈慧淨戒大國師又封

其僧領真巴兒吉監藏爲闡教王賜印誥綵幣後比年一貢楊三保戴興侯顯之使皆齎金幣佛像法器賜焉宣德五年王卒命其子綽兒加監巴領占嗣久之卒命其子領占叭兒結堅參嗣成化四年從禮官言申三歲一貢之制明年王卒命其子領占堅參叭兒藏卜襲二十年帝遣番僧班著兒齎璽書勘合往賜其僧憚行至半道僞爲王印信番文復命詔逮治正德十三年遣番僧領占劄巴等封其新王劄巴等乞馬快船三十艘載食鹽爲入番買路之資戶科戶部並疏爭不聽劄巴等在途科索無厭至呂梁毆管洪主事李瑜幾斃恣橫如

此迄嘉靖世闡教王修貢不輟

輔教王者思達藏僧也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成祖卽位命僧智光持詔招諭賜以銀幣永樂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爲輔教王賜誥印綵幣數通貢使楊三保侯顯皆往賜其國與諸法王等景泰七年使來貢自陳年老乞令其子喃葛堅粲巴藏卜代帝從之封爲輔教王賜誥敕金印綵幣袈裟法器以灌頂國師葛藏右覺義桑加巴充正副使往封至四川多雇牛馬任載私物禮官請治其罪英宗方復辟命收其敕書減供應之半成化五年王卒命其子喃葛劄失堅參叭藏卜嗣六年申

舊制三年一貢多不過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入國師  
以下不許貢弘治十二年輔教等四王及長河西宣慰  
司並時入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禮官以供費不貲  
請敕四川守臣遵制遣送違者却還從之歷正德嘉靖  
世奉貢不絕

西天阿難功德國西方番國也洪武七年王卜哈魯遣  
其講主必尼西來朝貢方物及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  
衣及布帛諸物後不復至又有和林國師朶兒只怯烈  
失思巴藏卜亦遣其講主汝奴汪叔來朝獻銅佛舍利  
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圖書一銀印四銅印五

金字牌三命宴賚遣還明年國師入朝又獻佛像舍利馬二匹賜文綺禪衣和林卽元太祖故都在極北非西番其國師則番僧與功德國同時來貢後亦不復至

尼八剌國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七年太祖命僧智光齋璽書綵幣往并使其鄰境地湧塔國智光精釋典負才辨宣揚天子德意其王馬達納羅摩遣使隨入朝貢金塔佛經及名馬方物二十年達京師帝喜賜銀印玉圖書誥敕符驗及幡幢綵幣二十三年再貢加賜玉圖書紅羅繖終太祖時數歲一貢成祖復命智光使其國永樂七年遣使來貢十一年

命楊三保齎璽書銀幣賜其嗣王沙葛新的及地湧塔王可般明年遣使來貢封沙葛新的爲尼八刺國王賜誥及鍍金銀印十六年遣使來貢命中官鄧誠齎璽書錦綺紗羅往報之所經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及野藍卜納皆有賜宣德二年又遣中官侯顯賜其王絨錦紵絲地湧塔王如之自後貢使不復至又有速覲嵩者亦西方之國永樂三年遣行人連迪等齎敕往招賜銀鈔綵幣其酋以道遠不至

朶甘在四川徼外南與烏斯藏鄰唐吐番地元置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分統其衆洪武二年太祖定

陝西卽遣官齎詔招撫又遣員外郎許允德諭其酋長  
舉元故官赴京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  
丹八亦監藏等於六年春入朝上所舉六十人名帝喜  
置指揮使司二曰朶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  
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卽以所舉官任之廷  
臣言來朝者授職不來者宜弗予帝曰吾以誠心待人  
彼不誠曲在彼矣萬里來朝俟其再請豈不負遠人歸  
嚮之心遂皆授之降詔曰我國家受天明命統御萬方  
恩撫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乃  
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率所舉故國公司徒宣慰招討



元帥萬戶諸人自遠入朝朕嘉其識天命不勞師旅共效職方之貢已授國師及故國公等爲指揮同知等官皆給誥印自今爲官者務遵朝廷法撫安一方僧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爲善共享太平永綏福祉豈不休哉並宴賚遣還初元尊番僧爲帝師授其徒國公等秩故降者襲舊號鎖南兀卽爾者歸朝授朶甘衛指揮僉事以元司徒銀印來上命進指揮同知已而朶甘宣慰賞竹監藏舉首領可爲指揮宣慰萬戶千戶者二十二人詔從其請鑄分司印予之乃改朶甘烏斯藏二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以鎖南兀卽爾爲朶甘都指揮同知管招兀

卽爾爲烏斯藏都指揮同知並賜銀印又設西安行都  
指揮使司於河州兼轄二都司已佛寶國師鎖南兀卽  
爾等遣使來朝奏舉故官賞竹監藏等五十六人命增  
置朶甘思宣慰司及招討等司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  
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溱曰朶甘川曰磨兒勘  
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千戶  
所十七以賞竹監藏爲朶甘都指揮同知餘授職有差  
自是諸番修貢惟謹八年置俄力思軍民元帥府尋置  
隴答衛指揮使司十八年以班竹兒藏卜爲烏斯藏都  
指揮使乃更定品秩自都指揮以下皆令世襲未幾又

改烏斯藏俺不羅衛爲行都指揮使司二十六年西番思曩日等族遣使貢馬命賜金銅信符文綺襲衣許之朝貢永樂元年改必里千戶所爲衛後置烏斯藏牛兒宋寨行都指揮使司又置上邛部衛皆以番人官之十八年帝以西番悉入職方其最遠白勒等百餘寨猶未歸附遣使往招亦多入貢帝以番俗惟僧言是聽乃寵以國師諸美號賜誥印令歲朝由是諸番僧來者日多迄宣德朝禮之益厚九年命中官宋成等齎璽書賜物使其地敕都督趙安率兵送之畢力朮江正統初以供費不貲稍爲裁損時有番長移書松潘守將趙得言欲

入朝爲生番阻遏乞遣兵開道詔令得遣使招生番相率朝貢者八百二十九寨悉賜賚遣歸天順四年四川三司言比奉敕書番僧朝貢入京者不得過十人餘留境上候賞今蜀地災傷若悉留之動經數月有司困於供億宜如正統間制宴待遣還報可成化三年阿昔洞諸族土官言西番大小二姓爲惡殺之不懼惟國師刺麻勸化則革心信服乃進禪師遠丹藏卜爲國師都綱子瑋爲禪師以化導之六年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例國師以下不許貢於是貢使漸希初太祖以西番地廣人獷悍欲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爲邊患故來者輒授官

又以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爲命故設茶課司於天全  
六番令以馬市而入貢者又優以茶布諸番戀貢市之  
利且欲保世官不敢爲變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國師  
西天佛子等俾轉相化導以共尊中國以故西陲宴然  
終明世無番寇之患

長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烏斯藏唐  
爲吐蕃元時置礪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遠六安撫司  
隸吐蕃宣慰司洪武時其地打煎爐長河西土官元右  
丞刺瓦蒙遣其理問高惟善來朝貢方物宴賚遣還十  
六年復遣惟善及從子萬戶若刺來貢命置長河西等

處軍民安撫司以刺瓦蒙爲安撫使賜文綺四十八匹鈔二百錠授惟善禮部主事二十年遣惟善招撫長河西魚通寧遠諸處明年還朝言安邊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旣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礪門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時吐蕃彊盛寧遠安靖巖州漢民往往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與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陵雅卽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礪門土酋歸附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自國朝設

迄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巖川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則皆爲我用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斯藏朶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無西顧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礪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川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

我焉敢爲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戶爲  
外番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徠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  
戶近爲內應遠爲鄉導此所謂以蠻攻蠻誠制邊之善  
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蠲其徭役專  
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  
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  
增於彼則番民如蟻之慕羶歸市必衆四也巖州旣立  
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物貨至者必  
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征若令歲  
輸租米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成



守官軍五也礪門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里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畧邊境無虞六也帝從之後建昌酋月魯帖木兒叛長河西諸酋陰附之失朝貢太祖怒三十年春謂禮部臣曰今天下一統四方萬國皆以時奉貢如烏斯藏尼八剌國其地極遠猶三歲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不臣中國興師討之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若聽命來覲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徂征禮官以帝意爲文馳諭之其酋懼卽遣使入貢謝罪天子赦之爲置長

河西魚通寧遠宣慰司以其酋爲宣慰使自是修貢不絕初魚通及寧遠長河西本各爲部至是始合爲一永樂十三年貢使言西番無他土產惟以馬易茶近年禁約生理實艱乞仍許開中從之二十一年宣慰使喃哩等二十四人來朝貢馬正統二年喃哩卒子加八僧嗣成化四年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令惟長河西仍比歲一貢六年頒定二年或三年一貢之例貢使不得過百人十七年禮官言烏斯藏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越巂之南壤地相接易於混淆烏斯藏諸番王例三歲一貢彼以道險來少而長河西番僧往往詐爲諸王文

牒入貢旨賞請給諸番王及長河西董卜韓胡敕書勘合邊臣審驗方許進入庶免詐僞之弊或道阻不許補貢從之十九年其部內灌頂國師遣僧徒來貢至千八百人守臣劾其違制詔止納五百人餘悉遣還二十二年禮官言長河西以黎州大渡河寇發連歲失貢至是補進三貢定制道梗者不得再補但今貢物已至宜順其情納之而量減賜賚報可弘治十二年禮官言長河西及烏斯藏諸番一時並貢使者至二千八百餘人乞諭守臣無濫送亦報可然其後來者愈多卒不能却嘉靖三年定令不得過一千人隆慶三年定五百人全賞

遣八人赴京之制如闡教諸王其貢物則珊瑚氍毹之屬悉準闡化王傳所載諸番貢皆如之

董卜韓胡宣慰司在四川威州之西其南與天全六番接永樂九年會長南葛遣使奉表入朝貢方物因言答隆蒙礪門二招討侵掠鄰境阻遏道路請討之帝不欲用兵降敕慰諭使比年一貢賜金印冠帶正統三年奏年老乞以子克羅俄堅粲代從之兇狡不循禮法七年乞封王賜金印帝不許命進秩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掌宣慰司事給之誥命益恃強數與雜谷安撫及別思寨安撫饒略構怨十年八月移牒四川守臣謂別思寨

本父南葛故地分畀饒貉父者後饒貉受事私奏於朝  
獲設安撫司邇乃僞爲宣慰司印自稱宣慰使糾合雜  
谷諸番將侵噬已地已拘執饒貉追出僞印用番俗法  
剗去兩目謹以狀聞守臣上其事帝遣使齎敕責其專  
擅令與使臣推擇饒貉族人爲安撫仍轄其土地且送  
還饒貉養之終身十三年十月四川巡按張洪等奏近  
接董卜宣慰文牒言雜谷故安撫阿朮小妻毒殺其夫  
及子又賄威州千戶唐泰誣已謀叛今備物進貢欲從  
銅門山西開山通道乞官軍於日駐迓之臣等竊以雜  
谷內聯威州保縣外鄰董卜韓胡雜谷力弱欲抗董卜

實倚重於威保董卜勢強欲通威保却受阻於雜谷以此讐殺素不相能銅門及日駐諸寨乃雜谷威保要害地董卜欺雜谷妻寡子弱瞰我軍遠征麓川假進貢之名欲別開道路意在吞滅雜谷構陷唐泰所請不可許乃下都御史寇深等計度其議迄不行時董卜比歲入貢所遣僧徒强悍不法多攜私物強索舟車騷擾道途詈辱長吏天子聞而惡之景泰元年賜敕切責尋侵奪雜谷及達思蠻長官司地掠其人畜守臣不能制三年二月朝議獎其入貢勤誠進秩都指揮使令還二司侵地及所掠人民其酋卽奉命惟舊維州之地尚爲所據

俄饋四川巡撫李匡銀甕金珀求御製大誥周易尚書  
毛詩小學方輿勝覽成都記諸書匡聞之於朝因言唐  
時吐番求毛詩春秋于休烈謂予之以書使知權謀愈  
生變詐非中國之利裴光廷謂吐番久叛新服因其有  
請賜以詩書俾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  
畧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明皇從之今茲所求  
臣以爲予之便不然彼因貢使市之書肆甚不爲難惟  
方輿勝覽成都記形勝關塞所具不可概予帝如其言  
尋以其還侵地賜敕獎勵六年兵部尚書于謙等奏其  
僭稱蠻王窺伺巴蜀所上奏章語多不遜且招集羣番

大治戎器悖逆日彰不可不慮宜敕守臣預爲戒備從之克羅俄堅粲死子劄思堅粲藏卜遣使來貢命爲都指揮同知掌宣慰司事天順元年遣使入貢乞封王命如其父官進秩都指揮使仍掌宣慰司事成化五年四川三司奏保縣僻處極邊永樂五年特設雜谷安撫司令撫輯舊維州諸處蠻塞後與董卜構兵維州諸地俱爲侵奪貢道阻絕今雜谷恢復故疆將遣使來貢不知貢期未敢擅遣帝從禮官言許以三年爲期四年申諸番三年一貢之例惟董卜許比年一貢六年劄巴堅粲藏卜卒子綽吾結言千嗣爲都指揮使弘治三年卒子



日墨劉思巴旺丹巴藏卜遣國師貢珊瑚樹氍毹甲冑  
諸物請嗣父職許之賜誥命敕書綵幣九年卒子喃呆  
請襲亦遣國師貢方物詔授以父官卒子容中短竹襲  
嘉靖二年再定令貢使不得過千人其所隸別思寨及  
加渴瓦寺別貢隆慶二年董卜及別思寨貢使多至千  
七百餘人命予半賞遣八人赴京爲定制迄萬曆後朝  
貢不替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終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列傳第二百二十

總督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學士兼管吏部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華奉

敕修

西域四

撒馬兒罕

沙鹿海牙

達失干

賽藍

養夷

渴石

迭里迷

卜花兒

別失八里

哈烈

俺都淮

八答黑商

于闐

失刺思

俺的干

哈實哈兒

亦思弗罕

火刺札

乞力麻兒

白松虎兒

答兒密

納失者罕

敏真

日落

米昔兒

黑婁

討來思

阿速

沙哈魯

天方

默德那

坤城

哈三等二十九部附

魯迷

撒馬兒罕卽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皆通中國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二十年四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詔宴其使賜白金十有八錠自是頻歲貢馬駝二十五年兼貢絨六匹青梭幅九匹紅綠撒哈刺各二匹及鑕鐵刀劍甲冑諸物而其國中回回又自驅馬抵涼州互

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元時回回徧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尚多詔守臣悉遣之於是歸撒馬兒罕者千二百餘人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兒貢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洪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皇帝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福惡者無不知懼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

商賈之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  
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  
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  
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歡  
舞感戴臣無以報恩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永  
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  
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給事中傅安等齎  
璽書幣帛報之其貢馬一歲再至以千計並賜寶鈔償  
之成祖踐阼遣使敕諭其國永樂三年傅安等尚未還  
而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率兵東敕甘肅總兵

官宋晟儆備五年六月安等還初安至其國被留朝貢亦絕尋令人導安徧歷諸國數萬里以誇其國廣大至是帖木兒死其孫哈里嗣乃遣使臣虎歹達等送安還貢方物帝厚賚其使遣指揮白阿兒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賜新王及部落銀幣其頭目沙里奴兒丁等亦貢駝馬命安等賜其王綵幣與貢使偕行七年安等還王遣使隨入貢自後或比年或間一歲或三歲輒入貢十三年遣使隨李達陳誠等入貢暨辭歸命誠及中官魯安偕往賜其頭目兀魯伯等白銀綵幣其國復遣使隨誠等入貢十八年復命誠及中官郭敬齋敕及綵幣報之

宣德五年秋冬頭目兀魯伯米兒咱等遣使再入貢七年遣中官李貴等齎文綺羅錦賜其國正統四年貢良馬色元蹄額皆白帝愛之命圖其像賜名瑞馮賞賚有加十年十月書諭其王兀魯伯曲烈干曰王遠處西陲恪修職貢良足嘉尚使回特賜王及王妻子綵幣表裏示朕優待之意別敕賜金玉器龍首杖細馬鞍及諸色織金文綺官其使臣爲指揮僉事景泰七年貢馬駝玉石禮官言舊制給賞太重今正副使應給一等二等賞物者如舊時三等入給綵緞四表裏絹三匹織金紵絲衣一襲其隨行鎮撫舍人以下遞減有差所進阿魯骨



馬每匹綵緞四表裏絹八匹駝三表裏絹十匹達達馬不分等第每匹紵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一匹中等馬如之下等者亦遞減有差制可又言所貢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塊六十八斤餘五千九百餘斤不適用於宜令自鬻而彼堅欲進獻請每五斤賜絹一匹亦可之已而使臣還賜王卜撒因文綺器物天順元年命都指揮馬雲等使西域敕獎其鎖魯檀母撒賜綵幣令護朝使往還鎖魯檀者君長之稱猶蒙古可汗也七年復命指揮詹昇等使其國成化中其鎖魯檀阿黑麻三入貢十九年偕亦思罕會長貢二獅至肅州其使者奏請大臣

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此無用之物在郊廟不可爲犧  
牲在乘輿不可被駟服宜勿受禮官周洪謨等亦言往  
迎非禮帝卒遣中使迎之獅日噉生羊二醋酐蜜酪各  
二瓶養獅者光祿日給酒饌帝旣厚加賜賚而其使者  
怕六灣以爲輕援永樂間例爲請禮官議從正統四年  
例加綵幣五表裏使者復以爲輕乃加正副使各二表  
裏從者半之命中官韋洛鴻臚署丞海濱送之還其使  
者不由故道赴廣東又多買良家女爲妻妾洛等不爲  
禁止久之洛上疏委罪於濱濱坐下吏其使者請泛海  
至滿刺加市狻猊以獻市舶中官韋眷主之布政使陳

選力陳不可乃已弘治二年其使由滿剌加至廣東貢獅子鸚鵡諸物守臣以聞禮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禮科給事中韓鼎等亦言猙獰之獸狎玩非宜且騷擾道路供費不貲不可受帝曰珍禽奇獸朕不受獻況來非正道其卽却還守臣違制宜罪姑貸之禮官又言海道固不可開然不宜絕之已甚請薄犒其使量以綺帛賜其王制可明年又偕土魯番貢獅子及哈刺虎刺諸獸由甘肅入鎮守中官傅德總兵官周玉等先圖形奏聞卽遣人馳驛起送獨巡按御史陳瑤論其糜費煩擾請勿納禮官議如其言量給犒賞且言聖

明在御屢却貢獻德等不能奉行德意請罪之帝曰貢使旣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人詣京獅子諸物每獸日給一羊不得妄費德等貸勿治後至十六年始來貢明年復至而正德中猶數至嘉靖二年貢使又至禮官言諸國使臣在途者遷延隔歲在京者伺候同賞光祿郵傳供費不貲宜示以期約因列上禁制數事從之十二年偕天方土魯番入貢稱王者至百餘人禮官夏言等論其非請敕閣臣議所答張孚敬等言西域諸王疑出本國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稱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卽據所稱答之若驟議裁革恐人情觖望乞更敕禮

兵二部詳議於是言及樞臣王憲等謂西域稱王者止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如日落諸國稱名雖多朝貢絕少弘正間土魯番十三入貢正德間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多不過三人餘但稱頭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并數三國爾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實前此所未有弘治時回賜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也蓋帝王之馭外蕃固不拒其來亦必限以制其或名

號僭差言詞侮慢則必正以大義責其無禮今謂本國所封何以不見故牘謂部落自號何以達之天朝我槩給以敕而彼卽據敕恣意往來恐益擾郵傳費供億殫府庫以實谿壑非計之得也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加詰讓示以國無二王之義然諸蕃迄不從十五年入貢復如故甘肅巡撫趙載奏諸國稱王者至一百五十餘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貢使名數通事宜用漢人毋專用色目人致交通生釁部議從之二十六年入貢甘肅巡撫楊博請重定朝貢事宜禮官復列數事行之後入貢迄萬曆中不絕蓋番人善賈貪中華互

市既入境則一切飲食道途之資皆取之有司雖定五年一貢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難也其國東西三千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廣十餘里民居稠密西南諸蕃之貨皆聚於此號爲富饒城東北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精巧柱皆青石雕爲花文中設講經之堂用泥金書經裏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多與之同其旁近東有沙鹿海牙達失干賽藍養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諸部落皆役屬焉

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小岡上西北臨河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

山人多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  
無水間有之鹹不可飲牛馬悞飲之輒死地生臭草高  
尺餘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卽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  
叢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爲糖番名達郎古賓永樂  
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卽遣使奉貢宣德七年命中  
官李貴齎敕諭其酋賜金織文綺綵幣

達失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  
多園林饒果木土宜五穀民居稠密李達陳誠李貴之  
使與沙鹿海牙同

賽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餘里有城郭周



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繁庶五穀茂殖亦饒果木夏秋  
間草中生黑小蜘蛛人被螫徧體痛不可耐必以薄荷  
枝掃痛處又用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止體膚盡  
蛻六畜被傷者多死凡止宿必擇近水地避之元太祖  
時都元帥薛埏刺海從征賽藍諸國以礮立功卽此地  
也陳誠李貴之使與諸國同

養夷在賽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  
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介別失八里蒙古  
部落之間數被侵擾以故人民散亡止戍卒數百人居  
孤城破廬頽垣蕭然榛莽永樂時陳誠至其地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宮室壯麗堂以玉石爲柱牆壁牕牖盡飾金碧綴琉璃其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之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林西行十餘里饒奇木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號爲鐵門關設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東印度鐵門關遇一角獸能人言卽此地也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其酋長居新城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木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西

多蘆林產獅子陳誠李達嘗使其地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戶萬計市里繁華號爲富庶地卑下節序嘗溫宜五穀桑麻多絲綿布帛六畜亦饒永樂十三年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以故中國得考焉宣德七年命李達撫諭西域卜花兒亦與焉

別失八里西域大國也南接于闐北連瓦剌西抵撒馬

見罕東抵火州東南距嘉峪關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  
或曰龜茲元世祖時設宣慰司尋改爲元帥府其後以  
諸王鎮之洪武中藍玉征沙漠至捕魚兒海獲撒馬兒  
罕商人數百太祖遣官送之還道經別失八里其王黑  
的兒火者卽遣千戶哈馬力丁等來朝貢馬及海青以  
二十四年七月達京師帝喜賜王綵幣十表裏其使者  
皆有賜九月命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鉦使西域  
以書諭黑的兒火者曰朕觀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國  
者莫知其幾雖限山隔海風殊俗異然好惡之情血氣  
之類未嘗異也皇天眷佑惟一視之故受天命爲天下

主者上奉天道一視同仁俾巨細諸國殊方異類之君  
民咸躋乎仁壽而友邦遠國順天事大以保國安民皇  
天監之亦克昌焉曩者我中國宋君奢縱怠荒奸臣亂  
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  
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修國政任用非人致  
紀綱盡弛強陵弱衆暴寡民生嗟怨上達於天天用是  
革其命屬之於朕朕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諸亂雄擅  
聲敎違朕命者兵偃之順朕命者德撫之是以三十年  
間諸夏奠安外蕃賓服惟元臣蠻子哈刺章等尚率殘  
衆生釁寇邊興師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

諸王駙馬率其部屬來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以貿易  
來者朕命官護歸已三年矣使者還王卽遣使來貢朕  
甚嘉之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  
保封國於悠久乎特遣官勞嘉其悉朕意徹等旣至王  
以其無厚賜拘留之敬鉦二人得還三十年正月復遣  
官齎書諭之曰朕卽位以來西方諸商來我中國互市  
者邊將未嘗阻絕朕復敕吏民善遇之由是商人獲利  
疆場無擾是我中華大有惠於爾國也前遣寬徹等往  
爾諸國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一人  
而爾顧拘留吾使豈理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境者亦

令於中國互市待徹歸放還後諸人言有父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縱遣之今復使使諭爾俾知朝廷恩意毋梗塞道路致啓兵端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徹乃得還成祖卽位之冬遣官齎璽書綵幣使其國未幾黑的兒火者卒子沙逃查干嗣永樂二年遣使貢玉璞名馬宴賚有加時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爲可汗鬼力赤毒死沙逃查干率師討之帝嘉其義遣使賚以綵幣令與嗣忠順王脫脫敦睦四年夏來貢命鴻臚寺丞劉帖木兒齎敕幣勞賜與其使者偕行秋冬暨明年夏三入貢因言撒馬兒罕本其

先世故地請以兵復之命中官把太李達及劉帖木兒  
齎敕戒以審度而行母輕舉因賜之綵幣六年太等還  
言沙迷查干已卒弟馬哈麻嗣帝卽命太等往祭并賜  
其新王八年以朝使往撒馬兒罕者馬哈麻待之厚遣  
使齎綵幣賜之明年貢名馬文豹命給事中傅安送其  
使還賚金織文綺時瓦剌使者言馬哈麻將襲其部落  
因諭以順天保境之義十一年貢使將至甘肅命所司  
宴勞且敕總兵官李彬善遇之明年冬有自西域還者  
言馬哈麻母及弟相繼卒帝愍之命安齎敕慰問賚以  
綵幣已而馬哈麻亦卒無子從子納黑失只罕嗣十四



年春使來告喪命安及中官李達弔祭卽封其嗣子爲王賚文綺弓刀甲胄其母亦有賜明年遣使來貢言將嫁女撒馬兒罕請以馬市妝奩命中官李信等以綺帛各五百匹助之十六年貢使速哥言其王爲從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從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帝以番俗不足治授速哥爲都督僉事而遣中官楊忠等賜歪思弓刀甲胄及文綺綵幣其頭目忽歹達等七十餘人竝有賜自是奉貢不絕宣德元年帝嘉其尊事朝廷遣使賜之鈔幣明年入貢授其正副使爲指揮千戶賜誥命冠帶自後使臣多授官三年貢駝馬命指揮昌英

等齎璽書綵幣報之時歪思連歲貢而其母鎖魯檀哈敦亦連三歲來貢歪思卒子也先不花嗣正統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後亦頻入貢故王歪思之壻卜賽因亦遣使來貢十年也先不花卒也密力虎者嗣明年貢馬駝方物命以綵幣賜王及王母景泰三年貢玉石三千八百斤禮官言其不堪用詔悉收之每二斤賜帛一匹天順元年命千戶于志敬等以復辟諭其王且賜綵幣成化元年禮官姚夔等定西域朝貢期令亦力把里三歲五歲一貢使者不得過十人自是朝貢遂稀其國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人性獷悍君臣上下無體統飲

食衣服多與瓦剌同地極寒深山窮谷六月亦飛雪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去嘉峪關萬二千餘里西域大國也元駙馬帖木兒旣君撒馬兒罕又遣其子沙哈魯據哈烈洪武時撒馬兒罕及別失八里咸朝貢哈烈道遠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詔諭其王賜文綺綵幣猶不至二十八年遣給事中傅安郭驥等攜士卒千五百人往爲撒馬兒罕所留不得達三十年又遣北平按察使陳德文等往亦久不還成祖踐祚遣官齎書綵幣賜其王猶不報命永樂五年安等還德文徧歷諸國說其酋長入貢皆以道遠無至者亦於是年

始還德文保昌人采諸方風俗作爲歌詩以獻帝嘉之  
擢僉都御史明年復遣安齎書幣往哈烈其酋沙哈魯  
把都兒遣使隨安朝貢七年達京師復命齎賜物偕其  
使往報明年其酋遣使朝貢撒馬兒罕酋哈烈者哈烈  
酋兄子也二人不相能數搆兵帝因其使臣還命都指  
揮白阿兒忻台齎敕諭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  
其生朕統御天下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屢嘗遣使諭爾  
爾能虔修職貢撫輯人民安於西徼朕甚嘉之比聞爾  
與從子哈里搆兵相仇朕爲惻然一家之親恩愛相厚  
足制外侮親者尚爾乖戾疎者安得協和自今宜休兵

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因賜綵幣表裡并敕諭  
哈里罷兵亦賜綵幣白阿兒忻台旣奉使徧詣撒馬兒  
罕失刺思俺的干俺都淮土魯番火州柳城哈實哈兒  
諸國賜之幣帛諭令入朝諸酋長咸喜各遣使偕哈烈  
使臣貢獅子西馬文豹諸物十一年達京師帝喜御殿  
受之犒賜有加自是諸國使並至皆序哈烈於首及歸  
命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戶部主事李暹指揮金  
哈藍伯等送之就齎璽書文綺紗羅布帛諸物分賜其  
酋十三年達等還哈烈諸國復遣使偕來貢文豹西馬  
及他方物明年再貢及還命陳誠齎書幣報之所過州

縣皆宴餞十五年遣使隨誠等來貢明年復貢命李達等報如初十八年偕于闐八荅黑商來貢二十年復偕于闐來貢宣德二年其頭目打刺罕亦不刺來朝貢馬自仁宗不勤遠畧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絕域故其貢使亦稀至七年復命中官李貴通西域敕諭哈烈酋沙哈魯曰昔朕皇祖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爾等尊事朝廷遣使貢獻始終如一今朕恭膺天命卽皇帝位主宰萬方紀元宣德小大政務悉體皇祖奉天恤民一視同仁之心前遣使臣齎書幣往賜道阻而回今已開通特命內臣往諭朕意其益順天心永篤誠好相與還往同爲

一家俾商旅通行各遂所願不亦美乎因賜以文綺羅錦貴等未至其貢使法虎兒丁已抵京師卒於館命官致祭有司營葬尋復遣使隨貴貢駝馬玉石明年春使者歸復命貴護送賜其王及頭目綵幣是年秋及正統三年竝來貢英宗幼冲大臣務休息不欲疲中國以事外蕃故遠方通貢者甚少至天順元年復議通西域大臣莫敢言獨忠義衛吏張昭抗疏切諫事乃止七年帝以中夏乂安而遠蕃朝貢不至分遣武臣齎璽書綵幣往諭於是都指揮海榮指揮馬全往哈烈然自是來者頗稀卽哈烈亦不以時貢嘉靖二十六年甘肅巡撫楊

博言西域入貢人多宜爲限制禮官言祖宗故事惟哈  
密每年一貢貢三百人送十一赴京餘留關內有司供  
給他若哈烈哈三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諸國道經哈  
密者或三年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賞賚如  
哈密例頃來濫放入京宜敕邊臣恪遵此例濫放者罪  
之制可然是時哈烈已久不至嗣後朝貢遂絕其國在  
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餘里壘石爲屋平方若高  
臺不用梁柱瓦甃中敞虛空數十間牕牖門扉悉雕刻  
花文繪以金碧地鋪氍毹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  
地趺坐國人稱其王曰鎖魯檀猶言君長也男髡首纏



以白布婦女亦白布蒙首僅露雙目上下相呼皆以名相見止稍屈身初見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食無匕箸有瓷器以葡萄釀酒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不禁私鑄惟輸稅於酋長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皆征稅十二不知斗斛止設權衡無官府但有管事者名曰刀完亦無刑法卽殺人亦止罰錢以姊妹爲妻妾居喪止百日不用棺以布裹屍而葬常於墓間設祭不祭祖宗亦不祭鬼神惟重拜天之禮無干支朔望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歲以二月十月爲把齋月晝不飲食至夜乃食周月始茹葷城中築大土室中置一銅器周圍數

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者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  
有善走者日可三百里有急使傳箭走報俗尚侈靡用  
度無節土沃饒節候多暖少雨土產白鹽銅鐵金銀琉  
璃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有蠶善爲紈綺木有桑榆柳  
槐松檜果有桃杏李梨葡萄石榴穀有粟麥麻菽獸有  
獅豹馬駝牛羊鷄犬獅生於阿木河蘆林中初生目閉  
七日始開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  
馴矣其旁近俺都淮八答黑商竝隸其國

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東南去撒馬兒罕亦如  
之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地平衍無險田土膏腴民物繁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一  
庶稱樂土自永樂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貢後不復至

八答黑商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樸茂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居西洋西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初爲哈烈酋沙哈魯之子所據永樂六年命內官把太李達賜其酋敕書綵幣竝及哈實哈兒葛忒郎諸部諭以往來通商之意皆卽奉命自是東西萬里行旅無滯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八年遣使來貢命誠及內官郭敬齎書幣往報天順五年其王馬哈麻遣使來貢明年復貢命使臣阿卜都刺襲

父職爲指揮同知

于闐古國名自漢迄宋皆通中國永樂四年遣使來朝貢方物使臣辭歸命指揮神忠母撒等齎璽書偕行賜其酋織金文綺其酋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使者貢玉璞命指揮尚衡等齎書幣往勞十八年偕哈烈八答黑商諸國貢馬命參政陳誠中官郭敬等報以綵幣二十年貢美玉賜賚有加二十二年貢馬及方物時仁宗初踐祚卽宴賚遣還先是永樂時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故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蕃貪中國財帛且利市易絡繹道途商人率僞稱貢使多攜馬駝玉石聲言進獻

既入關則一切舟車水陸晨昏飲饌之費悉取之有司  
郵傳困供億軍民疲轉輸比西歸輒緣道遲留多市貨  
物東西數千里間騷然繁費公私上下罔不怨咨廷臣  
莫爲言天子亦莫之恤也至是給事中黃驥極陳其害  
仁宗感其言召禮官呂震責讓之自是不復使西域貢  
使亦漸稀于闐自古爲大國隋唐間侵并戎盧扞彌渠  
勒皮山諸國其地益大南距蔥嶺二百餘里東北去嘉  
峪關六千三百里大畧蔥嶺以南撒馬兒罕最大以北  
于闐最大元末時其主暗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悉  
避居山谷生理蕭條永樂中西域憚天子威靈咸修職

貢不敢擅相攻于闐始獲休息漸行賈諸蕃復致富庶  
桑麻黍禾宛然中土其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又  
西有黑玉河源皆出崑崙山土人夜視月光盛處入水  
採之必得美玉其隣國亦多竊取來獻迄萬曆朝于闐  
亦間入貢

失刺思近撒馬兒罕永樂十一年遣使偕哈烈俺的干  
哈實哈兒等八國隨白阿兒忻台入貢方物命李達陳  
誠等齎敕偕其使往勞十三年冬其酋亦不剌金遣使  
隨達等朝貢天子方北巡至明年夏始辭還復命誠偕  
中官魯安齎敕及白金綵緞紗羅布帛賜其酋十七年

遣使偕亦思弗罕諸部貢獅子文豹名馬辭還復命安等送之賜其酋絨錦文綺紗羅玉繫腰磁器諸物時車駕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磁器市之失刺思及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卽遣使貢馬以二十一年八月謁帝於宣府之行宮厚賜之遣還京師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仁宗嗣位趣之還乃辭去宣德二年貢駝馬方物授其使臣阿力爲都指揮僉事賜誥命冠帶嗣後久不貢成化十九年與黑婁撒馬兒罕把丹沙諸國共貢獅子詔加優賚弘治五年哈密忠順王陝巴襲封歸國與隣境野乜克力酋結婚失刺思酋念其貧偕旁國亦不

刺因之酋率其平章鎖和卜台知院滿可各遣人請頒  
賜財物助之成婚朝議義之厚賜陝巴并賜二國及其  
平章知院綵幣嘉靖三年與旁近三十二部竝遣使貢  
馬及方物其使者各乞蟒衣膝襪磁器布帛天子不能  
却量予之自是貢使亦不至

俺的干西域小部落元太祖盡平西域封子弟爲王鎮  
之其小者則設官置戍同於內地元亡各自割據不相  
統屬洪武永樂間數遣人招諭稍稍來貢地大者稱國  
小者止稱地面迄宣德朝效臣職奉表箋稽首闕下者  
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則永樂十一年與哈烈竝貢



者也迨十四年魯安等使哈烈失刺思諸國復便道賜其酋長文綺然地小不能常貢後竟不至

哈實哈兒亦西域小部落永樂六年把太李達等齎敕往賜卽奉命十一年遣使隨白阿兒忻台入朝貢方物宣德時亦來朝貢天順七年命指揮劉福普賢使其地其貢使亦不能常至

亦思弗罕地近俺的干永樂十四年使俺都淮撒馬兒罕者道經其地賜其酋文綺諸物十七年偕隣國失刺思共貢獅豹西馬賚白金鈔幣使臣辭還命魯安等送之有馬哈木者願留京師從其請成化十九年與撒馬

兒罕共貢獅子名馬番刀兜羅鎖幅諸物賜賚有加先是宣德六年有亦思把罕遣使臣迷兒阿力朝貢或云卽亦思弗罕

火刺札國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悉土屋酋所居亦卑陋俗敬僧永樂十四年遣使朝貢命所經地皆禮待弘治五年其地回回怕魯灣等由海道貢玻璃瑪瑙諸物孝宗不納賜道里費遣還

乞力麻兒永樂中遣使來貢惟獸皮鳥羽罽褐其俗喜射獵不事耕農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多猛獸毒蟲

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用鐵錢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亦不食他獸旬日後不復見國人異之稱爲神虎曰此西方白虎所降精也因改國名其地無大山亦不生樹木無毒蟲猛獸之害然物產甚薄永樂中嘗入貢

答兒密服屬撒馬兒罕居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無城郭上下皆居板屋知耕植有毛褐布縷馬駝牛羊刑止簪朴交易兼用銀錢永樂中遣使朝貢賜大統曆及文綺藥茶諸物

納失者罕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城東平原饒水

草宜畜牧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必供飲食然好氣健鬪鬪不勝者衆嗤之永樂中遣使朝貢使臣還歷河北轉關中抵甘肅有司皆置宴

敏真城永樂中來貢其國地廣多高山日中爲市諸貨駢集貴中國磁漆器產異香駝馬

日落國永樂中來貢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兒魯密帖里牙復貢使臣奏求紵絲夏布磁器詔皆予之

米昔兒一名密思兒永樂中遣使朝貢旣宴賚命五日一給酒饌果餌所經地皆置宴正統六年王鎖魯檀阿失刺福復來貢禮官言其地極遠未有賜例昔撒馬兒

罕初貢時賜予過優今宜稍損賜王綵幣十表裏紗羅各三匹白毯絲布白將樂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四匹王妻及使臣遞減從之自後不復至

黑婁近撒馬兒罕世爲婚姻其地山川草木禽獸皆黑男女亦然宣德七年遣使來朝貢方物正德二年其王沙哈魯鎖魯檀遣指揮哈只馬黑麻奉貢命齎敕及金織紵絲綵絹歸賜其王六年復來貢景泰四年偕隣境三十一部男婦百餘人貢馬二百四十有七騾十二驢十駝七及玉石礪砂鑛鐵刀諸物天順七年王母塞亦遣指揮僉事馬黑麻捨兒班等奉貢賜綵幣表裏紵絲

襲衣擢其使臣爲指揮同知從者七人俱爲所鎮撫成  
化十九年與失刺思撒馬兒罕把丹沙共貢獅子把丹  
沙之長亦稱鎖魯檀馬黑麻景泰七年嘗入貢至是復  
偕至弘治三年又與天方諸國貢駝馬玉石

討來思地小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  
如火俗佞佛婦人主家柄產牛羊馬駝有布縷毛褐土  
宜稌麥無稻交易用錢宣德六年入貢明年命中官李  
貴齎璽書獎勞賜文綺綵帛以地小不能常貢

阿速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  
入海有魚鹽之利土宜耕牧敬佛畏神好施惡鬪物產

富寒暄適節人無饑寒夜鮮寇盜雅稱樂土永樂十七年其酋牙忽沙遣使貢馬及方物宴賚如制以地遠不能常貢天順七年命都指揮白全等使其國竟不復再貢

沙哈魯在阿速西海島中永樂中遣七十七人來貢日給酒饌果餌異於他國其地山川環抱饒畜產人性樸直恥鬪好佛王及臣僚處城中庶人悉處城外海產奇物西域賈人以輕直市之其國人不能識

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使多從陸

道入嘉峪關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分遣其儕詣古里  
聞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齎貨物附其舟偕行往返  
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鷄以歸其國王亦遣  
陪臣隨朝使來貢宣宗喜賜賚有加正統元年始命附  
瓜哇貢舟還賜幣及敕獎其王六年王遣子賽亦得阿  
力與使臣賽亦得哈三以珍寶來貢陸行至哈刺遇賊  
殺使臣傷其子右手盡劫貢物以去命守臣察治之成  
化二十三年其國中回回阿立以兄納的游中土四十  
餘載欲往雲南訪求乃攜寶物鉅萬至滿刺加附行人  
左輔舟將入京進貢抵廣東爲市舶中官韋眷侵尅阿



力怨赴京自訴禮官請估其貢物酬其直許訪兄於雲南時眷懼罪先已夤緣於內帝乃責阿力爲間諜假貢行奸令廣東守臣逐還阿力乃號泣而去弘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遣使偕撒馬兒罕土魯番貢馬駝玉石正德初帝從御馬太監谷大用言令甘肅守臣訪求諸番騾馬駟馬番使云善馬出天方守臣因請諭諸番貢使傳達其王俾以入貢兵部尚書劉宇希中官指議令守臣善擇使者與通事親詣諸番曉諭從之十三年王寫亦把剌克遣使貢馬駝校幅珊瑚寶石魚牙刀諸物詔賜蟒龍金織衣及麝香金銀器嘉靖四年其王亦麻

都兒等遣使貢馬駝方物禮官言西人來貢陝西行都司稽留半年以上始爲具奏所進玉石悉粗惡而使臣所私貨皆良乞下按臣廉問自今毋得多攜玉石煩擾道途其貢物不堪者治都司官罪從之明年其國額麻都抗等八王各遣使貢玉石主客郎中陳九川簡退其粗惡者使臣怨通事胡士紳亦憾九川因詐爲使臣奏詞誣九川盜玉坐下詔獄拷訊尚書席書給事中解一貫等論救不聽竟戍邊十一年遣使偕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國來貢稱王者至三十七人禮官言舊制惟哈密與朶顏三衛比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三衛地近

盡許入都哈密則十遣其二餘留待於邊若西域則越在萬里素非屬國難視三衛貢期而所遣使人倍踰恒數番文至二百餘通皆以索取叛人牙木蘭爲詞竊恐託詞窺伺以覘朝廷處分邊臣不遵明例概行起送有乖法體乞下督撫諸臣遇諸番人入貢分別存留起送不得概遣入京且嚴飭邊吏毋避禍目前貽患異日貪納款之虛名忘禦邊之實策帝可其奏故事諸番貢物至邊臣驗上其籍禮官爲按籍給賜籍所不載許自行貿易貢使旣竣卽有餘貨責令攜歸願入官者禮官奏聞給鈔正德末黠番猾胥交關罔利始有貿易餘貨令

市僧評直官給絹鈔之例至是天方及土魯番使臣其籍餘玉石銚刀諸貨固求準貢物給賞禮官不得已以正德間例爲請許之番使多賈人來輒挾重貲與中國市邊吏嗜賄侵尅多端類取償於公家或不當其直則咆哮不止是歲貢使皆黠悍旣習知中國情且憾邊吏之侵尅也屢訴之禮官却不問鎮守甘肅中官陳浩者當番使入貢時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洪於衢卽執詣官以証實其事禮官言事關國體須大有處分以服遠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錦衣衛及給事中各遣官一員赴甘肅按治洪迄獲罪十七

年復貢其使臣請游覽中土禮官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二十二年偕撒馬兒罕土魯番哈密魯迷諸國貢馬及方物後五六年一貢迄萬曆中不絕天方於西域爲大國四時常似夏無雨雹霜雪惟露最濃草木皆資之長養土沃饒粟麥黑黍人皆頎碩男子削髮以布纏之婦女則編髮蓋頭不露其面相傳回回設教之祖曰馬哈麻者首於此地行教死卽葬焉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遵其教久而不衰故人皆向善國無苛擾亦無刑罰上下安和寇賊不作西土稱爲樂國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王及臣民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

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爲柱黃  
甘玉爲地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沉香大  
木爲梁凡五又以黃金爲閣堂中垣墉悉以薔薇露龍  
涎香和土爲之守門以二黑獅堂左有司馬儀墓其國  
稱爲聖人塚土悉寶石圍牆則黃甘玉兩旁有諸祖師  
傳法之堂亦以石築成俱極其壯麗其崇奉回回教如  
此瓜果諸畜咸如中國西瓜甘瓜有一人不能舉者桃  
有重四五斤者鷄鴨有重十餘斤者皆諸番所無也馬  
哈麻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  
取水灑之卽息當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物如此其後

稱王者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漸不如初矣

默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爲別諳扶爾猶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迄元世其人徧於四方皆守教不替國中城池宮室市肆田園大類中土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

其織文製器尤巧寒暑應候民殷物繁五穀六畜咸備俗重殺不食猪肉嘗以白布蒙頭雖適他邦亦不易其俗

坤城西域回回種宣德五年其使臣者馬力丁等來朝貢駝馬時有開中之令使者卽輸米一萬六千七百石於京倉中鹽及辭還願以所納米獻官帝曰回人善營利雖名朝貢實圖貿易可酬以直於是予帛四十匹布倍之其後亦嘗貢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



車可至者無所不屈自是殊方異域烏言侏儻之使輻  
輳闕廷歲時頒賜庫藏爲虛而四方奇珍異寶名禽殊  
獸進獻上方者亦日增月益蓋兼漢唐之盛而有之百  
王所莫竝也餘威及於後嗣宣德正統朝猶多重譯而  
至然仁宗不務遠畧踐阼之初卽撤西洋取寶之船停  
松花江造舟之役召西域使臣還京敕之歸國不欲疲  
中土以奉遠人宣德繼之雖間一遣使尋亦停止以故  
邊隅獲休息焉今采故牘嘗奉貢通名天朝者曰哈三  
曰哈烈兒曰沙的蠻曰哈的蘭曰掃蘭曰乜克力曰把  
力黑曰俺力麻曰脫忽麻曰察力失曰幹失曰卜哈刺

曰怕刺曰你沙兀兒曰克失迷兒曰帖必力思曰火壇  
曰火占曰苦先曰牙昔曰牙兒干曰戎曰白曰兀倫曰  
阿端曰邪思城曰捨黑曰擺音曰克訖計二十九部以  
疆域褊小止稱地面與哈烈哈實哈兒賽藍亦力把力  
失刺思沙鹿海牙阿速把丹皆由哈密入嘉峪關或三  
年五年一貢入京者不得過三十五人其不由哈密者  
更有乞兒麻米兒哈蘭可脫訖蠟燭也的干刺竹亦不  
刺因格失迷乞兒吉思羽奴思哈辛十一地面亦嘗通  
貢

魯逃去中國絕遠嘉靖三年遣使貢獅子西牛給事中

鄭一鵬言魯逃非嘗貢之邦獅子非可育之獸請却之以光聖德禮官席書等言魯逃不列王會其真僞不可知近土魯番數侵甘肅而邊吏於魯逃冊內察有土魯番之人其狡詐明甚請遣之出關治所獲間諜罪帝竟納之而令邊臣察治五年冬復以二物來貢旣頒賜其使臣言長途跋涉費至二萬二千餘金請加賜御史張祿言華夷異方人物異性留人養畜不惟違物抑且拂人况養獅日用二羊養西牛日用果餌獸相食與食人食聖賢皆惡之又調御人役日需供億以光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費殊爲拂經迄返其人却其物薄其

賞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之意不納乃從禮官言如弘治撒馬兒罕例益之二十二年偕天方諸國貢馬及方物明年還至甘州會迤北賊入寇總兵官楊信令貢使九十餘人往禦死者九人帝聞褫信職命有司棺斂歸其喪二十七年三十三年竝入貢其貢物有珊瑚琥珀金剛鑽花瓷器鎖服撒哈刺帳羚羊角西狗皮捨列孫皮鐵角皮之屬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終